

古今事文類聚

續集
九之十

~~X
99
47~~

道通文庫
文庫6
28
47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堂字

羣書要語堂謂堂堂高顯貌釋名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曲禮堂

上不趨同上攝齊升堂鄉黨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

也盡心十金之子不垂堂爰盎傳蒲堂飲酒一夫向隅蒲堂爲

之不樂漢書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潘岳閑居賦

詩句中堂高且新韓野外堂依竹杜重上君子堂杜開襟野堂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九

豁杜風露氣入秋堂涼輔

古今事實

堂高三尺

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遷史自序

不下堂而治

舜彈五弦之琴不下堂而天下治吳步騭疏

綠野堂見第宅門

堂植三槐銘見陰德門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俾知大名府有告其謀叛者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官命汝而授首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回問因力為辯

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從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大保石林燕語

寫記非生客

子由作樓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轄也僕嘗為畫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志林

古今文集

雜著

有美堂記

歐陽永叔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

事文類聚續集

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廬山、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

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元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闡南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香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

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梅公作此堂最得登臨佳處歐公爲之作記人謂公未嘗
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上者使之爲記未必能如是之
詳也見文集

有竹堂記

晁無咎

濟南李文叔爲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
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諸棟間又爲之記於
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爲文章日
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蒸雲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
須臾及卷軸閉窓几案婢僕大馬目前之物有二可指無不
說形容彊朝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悅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

狹而卑天雨榛蕪蜘蛛之織河柳兔葵之所交橫而家翳人不
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棟而指
其榜曰吾固詔客矣客輒然而笑曰今夫渭川之千畝淇園之
築林與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杯若盃若桐梓之軀其
膠絲嵌巖之上而臨百仞之淵不特出屋簷而摩墻堵也暮春
者春雷隱隱萬竒奮角如犀兕作籜解而出碧一日百尺彌望
不可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之木小齊一西轉
邑策南引江漢浮渭而亂河困束蘆蘆而下者爲筒爲竿爲屋
椽攄留千丈之竿徧國之藩籬是賴斂而比夫律呂以悲哀娛
耳者音聲滿天下也視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器竹也樵而新
者竹也以質米益而出之其鄰境者竹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

脩然而喜言諒然語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輒
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監田以
抵鵲沉爲美木而交趾以爲槃食甌白鷓錦鷄山中以醢腊而
貴人以百金致者以爲粥而胡人以爲佩夫物固有以多爲賤
而以少爲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陌坊之
基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宮接而垣比車馬之所騰藉人
氣之所蒸清響塵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逸而莫之致而貧
者置圖無所况於其他哉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
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棟而各之書諸壁而記之脩
然而喜言諒然語客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昔人以比德
松柏在夏夏青青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夫

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蒼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夫多
猶不可賤又况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昔王子猷好竹嘗曰
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有佳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
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
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姑亦洒掃儲具借不邀客客將造門坐堂
上不去曰竹固招我

醉白堂記

蘇子瞻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
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美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
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美於樂天何
哉軾聞而笑曰公豈有美於樂天而已乎且願爲尋常無聞之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九

記

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
 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
 處乎患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
 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者莫
 釋也當是時其有美於樂天無足恠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
 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
 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戛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
 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
 其風來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
 乞身於強健之時退身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
 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財而家有聲妓之奉此樂天之

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
 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
 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
 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失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千萬
 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
 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
 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
 不至而皆有後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
 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
 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
 彥將來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

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冰玉堂記

張文潛

熙寧中余爲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爲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爲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余旣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議論其是非予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爲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爲潁上令卽致仕歸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於物人皆師尊焉於是旣著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

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於秘書省是時公同時脩史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未允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任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也方其激於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兇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爲吏則嚴簿書吏胥吏無蹶寡繩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爲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汨汨如道其里閭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略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此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

貫榮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疑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
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
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補官春陵道原之子義
仲主簿於德安叙其大父與父之事示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
嘗道廬山拜我大父於床下出而歎曰稟乎非今世之士也其
卒為詞以哭曰疑之為父與道原之為子潔廉不撓水清而玉
剛鄉人是其言各吾大父所居之堂曰冰玉君為我實記之余
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為史未成以授其子
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送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
書與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受於
宣帝有師傳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捨富貴如棄去垢骨肉之

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輝並
著名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檀之嗟平
世固未嘗有也始余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
廣是益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於學而捷於文屹然好名而立
節者也余知冰玉堂之洒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
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為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羈
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
而陳誼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為徒紆為雲霓兮注為江湖備
為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五車耕山
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汚也

冰玉堂記

朱元晦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地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問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窳然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爲之躊躇四顧喟然而歎曰凝之之爲父道原之爲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宦於此邦者亦得以叩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爲灌莽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躡躑於其上又何其可悲

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而溝之以合於郡圃繫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像於其上且聞陳忠肅公之管館于是也則又繪其像以侑焉既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閱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之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髣髴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保身者以回流合汚爲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已爲長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爲心而不奪於世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事而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書爲寄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

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

揚州重建平山堂記

洪景廬

揚為州最古南博海北捷淮井而方之蓋萬里後世乖離鉅析殆且百郡獨廣陵得鼎其名故常稱巨鎮為刺史治所為總管府為大都督府為淮南節度使方唐盛時全蜀尚列其下至有楊一益二之語入本朝事權雖衰而太守猶帶一道鈐轄安撫使品其城望他方莫與京也迷樓九曲珠簾十里二十四橋風月登臨氣稟政已突兀今古茲堂最後出前志謂江南諸峰植立簷戶肩摩領接若可拔取山川既佳而又歐陽公寔張之故聲壓宇宙如揭日月指紳之東西以不得到為永恨意層城闌風中天之臺抑未耳其重如此然餘百年間屢盛屢歇在老木

廢因之以傾敗若之以兵革而遺址離離無復一存荒烟白露蒼莽然使人意象蕭然誦山色有無之句付之三歎而已吳興周侯宗開藩之二年北邊輸平民俗安定思所以壯隆一邦作新窺簷乃致志於所謂平山堂者積工伐材費省工倍四旬而落其成遺民憧憧後先策老抱幼目蕩魚怡不自意太平官府之見至或感以泣有客從北來為予言相與心嘉之而侯踵書來請記揚為州雖大然非昔比矣無有崇臺累榭之勝瓌觀侏豔之樂為官者視蔭即去無所寄適非真有嫫慕不輕得留也侯獨居之安居之安則其於事也勇而立一堂之就似無謂以勞者曩侯為取貽予廷勞使客出其間彌兩月留留益久得侯之用心拊摩饑荒中雖履屐間亦盡善今日典天府為方伯

休其心於護邊乘障之餘以抗思埃風之外道晉人而與居豈
不益可嘉則一堂之就宜有定矣考者故為顯畫之使准人時節
來游笙簫舞歌彷彿乎其石而撓之以無忘賢侯之德侯
方以功力奮從是為羽儀天朝可上無疑

三槐堂記 見陰德門

律詩

西郊

杜甫

時出碧鷄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傍架齊書
帙看題檢藥囊無人競來往疎懶意何長

堂成

杜甫

背郭堂成蔭百茅綠江路熟俯青郊
楹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

煙浦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楊雄宅懶墮無心作解嘲

園池

羣書要語園植菓圃植木 說文 園圃毓草木 周禮 場人掌場圃

植果菴 同上 無踰我園 將仲子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東方余既

滋蘭之九畹兮又植蕙之百畝 楚詞 園日涉以成趣 陶詞 池沼

池也 廣雅 池者陂也 說文 孫子有金池湯池之固後人因此開

地為池以養魚鼈 風俗通 鑿斯池也 孟子

詩句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曹植 開門朝掃徑葦水夜澆花

于鵝鳥下花間井人彈竹裏琴 呂溫 園林窮勝事 選 清晨向水

羣書要語 卷之九

園杜各園依綠水杜故園花印發杜池池塘生春草謝惠連方

池池涵清源選方塘涵白水選柳塘春水漫嚴維小水細通池杜

數株碧柳蒼苔地一丈紅蕖綠水池荆公

古今事實

射覆圃

孔子射於覆相之圃射義

居鄭圃

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天瑞篇

抱壑灌園

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壑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末

人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各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黷然而慙曰始吾以夫子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斯人也莊天地篇且子獨不見夫桔槔乎引之則俯捨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天運篇

拔園葵

公儀休相魯拔園葵不與人爭利

馬踐園葵

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予終歲不飽葵

註見晏子世門

不窺園

董仲舒下帷發憤三年不窺園

灌園收利

向秀與呂安灌園於北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園池假入

孝和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東觀漢記

車水入園

魏馬鈞巧宦絕世居京都有地可以為園而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令人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巧百倍於常

華林園

簡文華林園願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

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世說

園主不禮

晉王獻之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不怠容止風流為一時之冠嘗經吳郡聞顧辟強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強方會賓友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儉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胥意

鉏園得金

管仲華歆園中鉏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鉏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之世說

金谷園

事文類聚續集

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陽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聚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自歡心之物備矣。

園下賣菜

柳元景爲尚書令。南岸有數十畝菓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者。宋書

苑中立肆

齊東昏以閔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苑中立店肆。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闔者。就妃罰之。百姓歌曰。閔武堂種楊柳。

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盜蔬不問

齊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爲業。嘗見人盜其菘。元琰遽走欲起。其愧耻或有涉溝。盜其笋者。元琰伐木爲橋。以度之。盜者大慙。

平泉莊

贊皇公平泉莊。周迴十里。建堂樹百餘所。今基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絕。唯鴈翅檜。珠子栢。蓮房玉藻等。蓋僅有存者。怪石名品甚衆。多爲洛城有力者取去。唯禮星石及獅子石。今爲陶學士徙置梨園別墅。賈氏談錄世傳李德裕醒酒石。以水沃之。有林木自然之狀。淮南志

不市張相園

唐嗣曹王暉為山南東道節度張東之有園圃在襄陽暉將市取之馬彥諫曰漢陽有中興功臣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暉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若微君安得聞此言

不受園丁錢

温公營獨樂園園子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人遊園園子得茶湯錢十千閉園曰與主人分之一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之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元城語錄

太液池 以下係池

武帝作建章宮其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臺梁象海山神山龜魚之屬

昆明池

武帝作昆明池習水戰西京雜記云武帝於池中置一石人相對以象牽牛織女又刻石為鯨魚每雷雨魚常鳴吼鬚尾皆動

習家池

岷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習家魚池山簡永嘉二年鎮襄陽每出遊戲多在池上飲輒醉名之曰高陽池襄陽記

西苑池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池周十餘里為三神山儲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列山上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池

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已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菱芡車輿遊幸則積水而布之

放生池

唐肅宗詔天下臨池帶郭處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迄于昇州江寧凡八十一所顏真卿為之碑

浴妃池

楊貴妃生於蜀常誤落池中後人呼為浴妃池外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李德裕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祭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忠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悽然遐想屬在伊川常賦詩曰龍門南嶽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于龍門得喬居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為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廢荆棘驅狐狸如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水奇石列于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常以為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于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不可及矣越蠶激文牛以肥遯晉侯託黃老以思世亦其次焉范

睢感蔡澤丁言超然高謝登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于蔡無衛足之智處鷹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亦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賢乎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隸子弟也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公之思召伯愛其所憇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五代張全義唐莊宗時爲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常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

一石哉全義常在賊巢中以爲譏也大怒答殺之本傳
歐陽集古錄跋云余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入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押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固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禍福不能動而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不能爲者賢聖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不已至或疲散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獨樂園記

司馬君實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
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
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
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迂叟始家洛五年爲園
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迂叟平日多處堂
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
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味
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
藥決渠灌花操斧斫竹灌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
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扰耳目肺腸卷爲已

有蹶蹶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
而命之曰獨樂或各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
子獨取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德比君子自
樂恐不定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
雖推以與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
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北村記

樂正則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
餘三千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爲叢木茂花之蔭狹矣靈壽
書院劣容臥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閣邃
宇之居福矣洲臧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

魚蝦之友，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却坐，分夜獨宿。艣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欸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鍾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胡臺高，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峰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毗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園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園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中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督齊擅，可謂賢矣。余常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

特為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滯止演漾澄瑩，緝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遁逸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入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沈公，乃以築圃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古詩

同羣公題張處士菜園

高適

耕地桑柘間，地肥菜芋熟。為問葵藿女，何如廟堂肉。

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

王無功續

旅泊多年歲，老去不知迴。忽逢門前客，道發故鄉來。歛眉俱握手，
手破涕共街。盃慙勤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弟，姪若箇賞。
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疎密布，茅齋寬窄裁。經移
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絕水，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
花那後開。羈心祇欲問，爲報不須猜。行當驅下澤，去剪故園萊。

蒼王無功思故園見鄉人

朱元晦

我從銅川來，見子上京客。問我故鄉事，慰子羈旅色。子問我所
知，我對子應識。朋遊摠強健，童稚各長成。華宗盛文史，連牆富
池亭。獨子園最古，舊林間新坳。柳行隨隄勢，茅齋看地形。竹從
去年移，梅是今年榮。渠水經夏響，石谷終歲青。院果早晚熟，林
花先後明。語罷相歎息，浩然起深情。歸哉且五斗，餉子東山行。

司馬君實獨樂園

蘇子瞻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衣
履，竹色侵醖掌。尊酒樂餘春，棊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
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
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
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積。
拊掌笑先生，年來效暗啞。

東坡作獨樂園詩，只從頭四句，都說盡，便可以圖畫。

題李氏園

蘇子瞻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鞭扣其
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蕪四方，野鳥喧

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瑞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窻戶綠水光
 蕪竹靜時有獨立鷓鴣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感豈惟此地少意
 恐關中獨小橋過南浦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觥
 陰陰日光淡黯黯秋氣蒼蒼盡東爲方池野鴈雜家鷺紅梨驚谷
 抱映島孤雲馥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番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
 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磽秃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
 李將軍負險乘哀叔抽錢笑間口但未摧柔粥當時奪民田失
 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圃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檣鬱城之麓
 將軍竟何事蟣虱生刀鞘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
 人聞名頭尚縮我今官正閑屢至因林沐人生營居止竟爲何
 人上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題朱融家園

劉屏山

晨輝麗丹楹立立伴帝居向東堂上人零落烟海隅不才際時
 會振跡皆刑餘閨幃尚帝主皂隸乘軒車流威被東南生殺在
 指呼樓船載花石里巷無袴襦至今江左地風雲亦嗟吁叨榮
 已過量受禍如償逋荒涼戟門路尚想冠蓋趨客船維岸柳呼
 入骨池魚徘徊極幽討曲折迷歸途夜月扃綺戶春風散羅裾
 榮華能幾時喪亂實感予曹節予何譏此曹真人奴

芍藥宅

楊廷秀

風雨敗花爲花作宅上棟下宇瓦之壁之皆以油
 簾
 何以築花宅筆直松樹子何以蓋花宅雪白清江紙紙將碧油

透松作畫棟時鋪紙便成瓦瓦色水晶似金鴉暖未煖銀竹響
無水汗谷漬小江晴態嬌非醉盡收香世界關在閉天地風日
幾曾來蜂蝶獨得至勸春入宅莫歸休勸花住宅且小留昨日
花開開一半今日花飛飛數片留花不住春竟歸不知折揮瓶
中看

律詩

春園卽事

王維

宿雨乘輕屐春寒著敝袍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草際成基
局林端舉桔槔還持鹿皮几日暮隱蓬蒿

題崔端公園林

李端

上士愛清輝開門向翠微抱琴看鶴去枕石待雲歸野坐苔生

席高眠竹掛衣舊山東望遠惆悵暮花飛

治圃

張文潛

傲客亦爲圃從入笑我痴自求佳草木仍插小藩籬吾事正如
此人生聊自怡霜松未及尺獨我見奇姿

南園

羅隱

搏擊路終迷南園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樂幽栖葉長春松
潤科圓早薤齊雨沾虛檻冷雲壓遠山低竹好還成徑桃夭亦
有蹊小窻奔野馬閑甕養醯雞水石心逾切烟霄分已睽病憐
王猛春愚笑隗囂泥澤圃潮平岸江村柳覆隄到頭乘興是誰
手好提携

老圃堂

盧綸

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

南園偶題

薛能

天子優賢是有唐，鑑湖恩賜賀知章。他年我若成功去，乞取南園作醉鄉。

田園雜興

范至能

種園得果僅償勞，不奈兒童鳥雀搔。已插棘針樊笋徑，更鋪魚網蓋櫻桃。

又

蝴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到田家。雞飛過籬大吠竇，知有行人商來賣茶。

三三徑

楊廷秀

東園新開九徑，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云。

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庵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

郊墅

鄭谷

帝曲樊川雨半晴，竹莊花院遍題名。畫成煙景垂楊色，滴破春愁壓酒聲。滿野紅塵誰得路，連天紫閣獨關情。漢陂水色澄於鏡，何必滄浪始濯纓。

黃處士園林

劉威

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雞犬翠微中。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

麥無路通樵客出來山盡用魚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閑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

洛下園池

邵堯夫

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游只却輪閑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好儘亮臺榭景纔真虛名誤了無涯事未必虛名搃到身

春情懷故園

楊廷秀

竹邊臺榭水邊亭不要人隨只獨行乍暖柳條無氣力半晴花影不分明一番雨過來幽徑無數飛禽有喜聲只欠翠紗紅映肉謂海棠兩年寒食負先生

詩話

平泉莊

李德裕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對引泉水縈回疏鑿像巫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江山景物之狀以間行逕有平石以手磨之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初德裕嘗平泉遠方之人多以異物奉之有題平泉詩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劇談錄

吟治圃詩

馮長洛七歲吟治圃詩云已落地花方遺掃未經霜草莫教鋤仁厚天性全生靈性命已兆於此陳輔之詩話雜著以下係池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二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塹島諸洲交其中。其岸之突出者。水縈之若決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縈檻。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郭眇忽。樹之松柏杉楮。被之菱芡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帥。所賓禮貢之澤。官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勞及莊文。莫不摠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

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茂。交相替者也。既頌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不記。

南雍州池亭記

洪景盧

觀山者必於終南。二華天台赤城。觀水者必於五湖三江。適梁魏周秦。然後極通都大邑之盛。不登凌風之臺。黃雲之樓。却月露寒之觀。不足以游目騁懷。竟瓌壯絕特之美。彼夸者之談。則然若是而克之。馬必須蒲稍齒。駉之駿。飲必中山桑落之酒。息太官之羔炊。共城之稻。鱸秋風之鱸。槎頭之鱸。鄭衛娥媠以為

御孟公君卿以為客。夕室暖夏室寒。朝經而夕緯之。中心縈繞。如車汰。軸萬寧。有足理。今吾環堵之宮。把茅蓋頭。開數椽之窓。掃隙地五六尺。植竹數十個。田父過我。傾濁醪。老瓦盆中。張兩脚。如箕。徑醉輒睡。無入乎柴門之下。獨昌翔。其間由我者。吾豈不大好。夫是之謂隨寓而安。則吾焉往而不為勝。庚嶺之南七十里。以雉名州。當孔道往來之間。候人者。日緣續不絕。守居不寬。綽又無高明爽塏之臨。以舒厥心。主諾者。幸蒲秩。決去。何用知。委蛇退食之可樂。聽事之東。故有池。延衰且十畝。蒲中白芙蓉。千葉而實。池心突然亭亡。而址存。不知幾年。數豫章王稚川至。頗有意復之。得廢寺棄材。西向作屋。周以欄。廓然四轍。榜曰種玉亭。直北隄貫中架梁以往。又南向作屋。羅羣山於雉堞之

外。榜曰挹翠亭。池亭距黃堂不費步。武脫闌闌。貫麗。而山藪林壑之勝。具天寶開稚川。銳使為之。以為凌江上善第一妙境。人指嶺表為瘴邑。距知所謂隨寓而安者。顧乃不啻足耶。稚川佳公子。善屬文。作郡有治理效。上官賢之。雄民不能淹。使留更數月。當去。其未去也。舉杯中之綠。金欄長吟。有信來。儻以示我。

古詩

南池

杜甫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闔城。南枕滄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由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雲衣。荒

事類彙編

卷之九

三十五

事類類編卷之九
廿六
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波上。縹緲親酒食。
滌祀自古昔。非惟下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
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夏日集葆真池上分韻得靜字 陳去非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荷萬柄。是身惟可
懶。共寄無盡興。魚遊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
時正。聊將兩鬢蓬。起照千文鏡。微波喜搖入。小立待其定。梁王
今何許。世傳葆真池。梁惠王故沼。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贖。難
追一樽酒。它年五君詠。顏延年評竹林七賢以貴盛黜而不取。重期踏月來。夜
半嘯煙艇。

律詩

天池

杜甫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纒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中。鬱紆騰秀
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芡古
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
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
勞任薄躬。

盆池

陳去非

三尺清池窓外開。芙蓉葉底戲魚回。雨聲轉入浙江去。雲影還
從震澤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九

事類類編續集

卷之九

二十二

秦漢乃各冠以地或因水而稱朱舟橋記近世以來其功利之大且廣者多為浮屠氏所有蓋佛以慈憫利物為心而橋梁又居八福田之一同上以堅石固其岸以巨材壯其趾脈絡貫穿勢俾坤軸一木所幹萬鈞為輕大牙相函魚鱗密次踴若鰲戴蠢如嶽壓蛟螭盤結若飛若動同上橋柱下橫宋入沙中者謂之蹲鴟雜志

詩句人跡板橋霜

溫庭筠

市橋官柳細

杜

江橋春聚船

杜

躡綵虹

李飛橋上架漢

韓

野店山橋送馬蹄

杜

古今事實

造舟為梁

文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毛注天子造舟方言曰云浮梁也

大明

鼉鼉為梁

周穆王伐荆東至九江以鼉鼉為梁而渡

紀年

乘與濟人

子產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伏於橋下

見報仇門

初作河橋

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

抱橋柱死

尾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

抱朴子

鞭石作橋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山石下海去不

速神鞭之流血齊地記

墮履圯下見履門

題橋乘駟

司馬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匿橋犯暉

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輦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張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暉匿橋下見軍騎即走耳廷尉奏一人犯暉當罰金就橋為安

前漢薛廣德直言諫諍元帝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免

冠頓首曰宜從橋云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乘船危就橋

安聖主不乘危乃從橋

先據浮橋

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南至南郡據浮橋於江水吳漢鋸絕橫橋大破之

橋七十所

趙充國治湟陝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

橋下有蛟見蛟門

據水斷橋

蜀先主為曹公所追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無敢涉者

橋穿陷馬

魏伐蜀鍾會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理道會後行而橋穿陷馬足於是斬儀

請建河橋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不可及橋成上從百官臨會舉杯勸預曰非君不立也

先作浮橋

鄧艾伐蜀先作浮橋

引兵據橋

慕容垂與劉牢之戰晉大敗車騎慕容德等引兵要牢之于五丈橋

刺史治橋

王周易四鎮皆有善政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脩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

古今文集

雜著

石橋銘

張或文粹

闡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晨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涑水伊河諸州牙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材葺制撲斲紛採幹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橫包乘流迥透

塊軋匠造琳琅簇造故作洞門呀為石實餘莫美盈一紀方就
 力將岸爭勢與空闔吞齊跨趙倣夜防晝月桂虛蟾星羅伏獸
 謂之鈴鍵撮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山河領袖
 經途者安逸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埃萬里書傳三邊檄奏
 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蒯孺朝趨禁露質合水碧文耀藻繡
 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太壯神功空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萬安渡石橋記

蔡君謨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
 月辛未訖功索址于淵醜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
 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下
 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

職其事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
 蒲陽蔡襄為之樂合燕飲而苾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
 因記所作勒于岸左

利涉橋記

葉正則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森叔和為其知縣楊君言曰
 橋長千尺籍舟四十欄箇緯索隄其兩旁相圖後貌訖三十旬
 斤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
 之途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携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
 台陟鴈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在渡爭舟傾覆踈塌
 之患既免而井屋之富塵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
 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

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子記以為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曰：橋以未成為難，眾人所知。爾以既成為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困，以待異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縣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笑而步抗之，更一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無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無窮，而橋可持以常存也。願并著之。余卧冰心，又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前，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恐太效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為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矣。百倍趨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人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為，今人所難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為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為余言。縣直北山，來氣浮動。

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屢返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嬉嬉於北山。潮生汝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沫。漢浴沂以詠歌，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

古詩

方橋

韓愈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英州何公橋

蘇子瞻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惟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惟水之害，咫尺千里。

汚彼濫觴蛙跳魚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壤
舞于盤渦冰折雷解坐使此邦畫為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
允教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鐵匪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
疏為玉虹隱如金隄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
騷呼聞道抱其馬足我歎而三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為此橋
願公千歲與喬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
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惠州東新橋

蘇子瞻

群鯨貫鐵索背負橫空霓首捩翻雪江尾插崩雲溪機牙任信
縮漲落隨高低輓轡卷巨索青蛟挂長隄舞舟免狂觸旒夜防

撞擠一橋何足云謹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躐魚龍
亦驚逃雷電生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積姦民食此險出
沒如鳥鷲似賣失舟壺如去登樓梯不知百年來幾人如沙泥
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閨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領我
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云子勞歎我捐腰犀我亦壽使君一言聽
扶藜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噬臍

西新橋

蘇子瞻

昔橋本千柱掛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潦破版隨奔溪笑看遠岸
沒坐覺孤城低耶因三農隙稍進百步隄炎洲無堅植潦水輕
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躋似開
銅駝峰如鑿鐵馬蹄岌岌類鞭石山川非會稽嗟我久閔等不

書紙尾鷺蕭然無尺箠欲駕飛空梯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闈
父老喜雲集百夫下一杙椽此百戶泥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
前海近湖有犀簾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那知陵谷變桂濱生
楚黎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臍

垂虹橋

王介甫

三江五湖口地與天不隔日月所蔽虧東西渺然白漫漫浸北
斗浩浩浮南極誰投此虹蜺欲濟兩間阨中流雜虜氣攔楮相
承翼初疑神所為滅沒在頃刻晨與坐其上傲兀至中具獨憐
造化功不謂因人力今君持酒漿談笑顧賓客頗誇九州物壯
麗此無敵煖煌丹砂柱璀璨黃金壁中家不慮始助我皆豪殖
喟予獨不可還當采民力

吳江長橋

王逢原

老匠鐵手風運斤一挾刃入千山髡明堂有柱不見用此為天
地猶濟人西瀦巨澤江海通陽侯利溺驚濤風當道誰能支地
險更東安得與天通莫比垂天紳莫比跨地帶渴龍乾死枯無
鱗絕海失舟踏鯨背秦帝東遊逐仙跡累重肉多飛不得三洲
水隔不到山借得紫虹千萬尺平時塵土埋英雄吾亦棄劍來
遊東欲觀水盡朝宗海安得身乘破浪風為約他年可歸處獨
倚闌干不思去季鷹范蠡不足寄待我為名千古歸

竹橋

杜甫

律詩 竹橋
伐竹為橋結構同寒裳不病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
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

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垂虹橋

鄭毅

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瓊瑤。插天蟠螭王腰濶，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是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

洛陽橋

劉彥冲

跨海飛梁疊石成，曉風千里渡瑤瓊。稚如建業虎城峙，勢若常山蛇陣橫。脚底江濤時洶湧，望中煙嶼晚分明。往來利涉歌遺愛，誰復題橋繼長興。

井

羣書要語井清也泉之清潔也釋名井一有水一無水為澗

尔雅改邑不改井注井以不變為德者也井泥不食注久不潔

治者也井甃無咎注可以脩井之壞井列寒泉食注水清也羸

其瓶凶注幾至而覆井卦井門戶竈中雷為五奈禮記註坎井

之蛙莊子輓轆井上圓轉木也說文

詩句雙桐生枯井魏明帝林間鑿井新里巷汲來頻及見羸瓶

者翻思抱瓮人魏野古甃冷蒼苔寒泉湛明月李白汲井漱寒

齒柳有井朱夏時輓轆凍階池杜絡緯秋啼金井欄李井底泉

通竹下池賈島靜院時聞放輓轆韓偓

古今事實

黃帝穿井

黃帝始鑿井亦云伯益作井世本

堯民鑿井

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通曆

舜穿井

瞽瞍使舜穿井瞽瞍與象共下石填井舜為匿孔旁出

井得土羊

魯哀公穿井得土羊孔子曰此積羊也土之恠韓詩外傳

九井相通

襄邑縣南潁鄉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能潔齋入祠者水温清隨人意念汲一井餘井水皆動劉義慶幽明錄

抱甕灌畦見園門

桔槔汲井

衛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鄒析過下車教曰為機重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溉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吾不為也莊子又說苑

刺山泉湧見泉門

拜井泉出

耿恭居疏勒匈奴攻城絕其水源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敕去衣服向井再拜請祈有頃泉出

鑿井大大

賈耽鎮滑臺城北鑿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令人伺之果有
老父至問曰誰人鑿此井曰賈君老父曰大妙手但近東近西
近南近北耳耽聞之曰是井太大也廣記

鑿井得銅

龐俊鑿井得銅因以致富

渴中讓飲

晉阮籍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趨之籍獨逡巡在
後須飲者畢乃進

蘇耽橘井 見神仙門

毋墮井死

白居易拜左贊善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死居易賦新井篇曰

準無實行出為州刺史

始為鑿井

柳宗元曰始州之人各以甕甕負江水莫克井飲井銘序

視井生男

婦人妊身三月未滿者着偕衣冠平且繞井二匝映水視影勿
反顧必生男陳成者生十女其妻繞井三匝呪曰女為陰男為
陽女多災男多祥繞井三百不汲及期果生一男博物志

陸羽井 見茶門

蜀鹽井 見鹽門

古今文集

雜著

塞廢井文

杜牧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以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入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出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若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耶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濟民而重洩地氣以示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二井或至大家至於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泄

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蓋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常所上賦錫宴刺史及州吏必齎其地為太守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古井不塞故為文投之而實以

龍井記

秦少游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煉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有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積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澗納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蟲鳥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

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
晝一夜潮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
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悼而不禁故岸沈
之山多為所脅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幽而據阻內無靡曼
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
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希則施
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於是則其為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
元豐二年辯才法師元淨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
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將至壽聖
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
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

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是歲余自淮南如
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之上指
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剡江不
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
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蓋為我記之余曰惟
唯三年八月日高郵秦觀記

卓錫泉記 見泉門

古詩

沒井

蘇子瞻

古井沒荒萊不食誰為側銚壘下兩綆蛙蚓飛百尺腥風被泥
滓空響聞點滴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沾濡愧童僕盃酒暖

寒泉白水漸泓渟。青天落寒碧。云何失舊穢。底處來新紫。井在
有無中。無來亦無失。

引水

杜甫

日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僕奴悲。魚復移
居心力省。

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
直百憂寬。

律詩

留題石經院

蘇子瞻

窈窕山分井泉流。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轆轤聲。

新井

源遠匠難尋。加欄底更深。汲新聞土氣。鑿徹見天心。滴亂餅初

發。虜移甃漸深。雲雷如震用。飛出便為霖。

井泉

劉彥冲

石井水濺濺。寒莎映碧鮮。雨聲添溜急。天影入波圓。曉汲連山
寺。春耕潤野田。杖藜三畝罷。毛髮更蕭然。

龍泉寺石井

王介甫

山腰石有千年潤。石眼全無一日乾。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
在此中蟠。

詩話

井有丹砂

抱朴子曰。臨沅縣有廖氏世老壽。後子孫殘折。他人居其故宅。
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

古人埋丹砂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東坡云井有丹砂水長赤

故宅有井

盛弘之荆州記湘州南寺之東賈誼有井水極深上斂下大狀似壺卽誼所築井誼宅今爲陶侃廟又寰宇記賈誼廟在長沙縣廟卽誼宅中有井上圓下方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墓上昔曾窺杜甫云賈傳井依然又詩云浪動灌嬰井皆此意也

井謎

樂府解題井謎云二八三八飛泉仰流蓋二八三八爲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爲井字故錢昭度食剌詩二八飛泉繞函寒

瀉坐于井

金陵記江南討賊止于傳舍間及將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剌喉而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坐杜詩云畏入千里井注諺云千里井不及唾疑唾字無義當爲坐謂爲坐所哽也按玉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而爲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遲踟躕不得共觀此意乃是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亦不忍唾也此足以見古人忠厚其理明甚蘇氏演義

銀床事始

晉書樂志載淮南王詩云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

杜詩露井凍銀床事始見于此潘子真詩話又許彥周言嘉祐
河濱人網得一石刻詩曰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并梧花落
盡一半在銀床

庖竈

羣書要語庖食厨也說文庖人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矣追遙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梁惠王竈竈
創也創造食物也釋名孟夏之月其祀竈月令竈者老婦之祭
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炊器也祭竈以祭先炊也社記竈必
為屏心突高出屋四尺怕無失火失火者斬墨子煬者避竈莊
子竈五突分煙者衆也魯連子云竈上掃除萬世一時也李子斯

作竈法當辰巳間隙地取土先掘去上五寸以水美酒一升
合和泥之以祭亥日修之此日安竈自如也作竈法廣四尺長
五尺欲安兩金長七尺子孫富貴作竈餘泥不可泥井井餘土
不可泥竈大凶勿以壬癸庚辛萬支九空血忌破危閉建寅日
皆凶

竈君神字子郭衣黃衣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得除凶
惡賈氏不知其名見之死猪肝泥竈竈土云伏令婦孝竈君以
壬子日死不可用此日治竈當以五月辰日猪頭祭竈令人治
生萬倍用大祭竈凶敗雞毛入竈中致非禍木骨入竈出狂子
正月己丑日白雞祠竈宜蚕五月己丑卯祠竈吉四月丁巳日
祠竈百倍雜五行書竈馬狀如促織穴於竈側俗謂竈有馬足

食之北酉陽雜俎在洛山浮壑無人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屋長四丈廣二丈起基四尺又嘗先掘基下土令必無故陷穿家瘞之處所也開南戶西戶東戶三也立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令去金九寸也以博及細土構立之亦勿令穿折神竈之法畢矣茅善仙傳竈之神每月晦日輒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笑抱朴子內篇春秋竈墜即今之竈門安柴處朱語錄

詩句厨人語夜闌厨煙覺遠庖杜再期永日閑提挈移中庖柳行身踐規矩甘辱取媚竈朱雲生卧龍石水入鍊丹竈山谷桃源人已往于古遺井竈山谷

古今事實

食中有髮

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于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乃召其黨而誚之果然乃誅之韓子

食中有蠅

梁昭明太子食中頻得蠅虫之類各置拌邊恐厨人獲罪不冷入具

飾厨傳

漢宣帝詔曰吏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

名譽盛猶底薄米以待曰豈不殆哉

可使監厨

或問稱衡曰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曰文若可借而果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同上荀儀容貌故可弔喪趙腹大噉肉故使監厨

典畧

啖行炙者

顧榮字彥光輟已炙啖行炙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也耶世說

耽書忘肉

隋王劭為散騎常侍篤好經史用心既專性頗恍惚每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罰厨人

厨人以情曰劭伺而獲之

監厨搥入

隋李圓通少孤賤給事文帝家帝為隋公每賓主常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婢僕敬憚惟世子乳母恃寵輕之每有干請不許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搥之數十帝善之以為堪大任後位太府卿

饕人饕肉

王文正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一日子弟想于公曰庖肉為饕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饕人所饕公曰畫一斤可得飽乎曰畫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

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

孔突不黔 以下係竈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

媚竈獲罪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倚竈讀書

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 觚額也

蘇子
減竈

孫子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一萬

竈靡消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乃倍日并行逐之暮至馬陵齊伏兵萬弩俱發消乃自剄

沉竈生蛙

智伯攻晉陽而水入城不沒者三版沉竈生蛙懸釜而炊人馬相食 戰國策

帝親祠竈

武帝時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仙者可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曲突徙薪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言其泰盛三上書輒報罷後霍氏誅滅

告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曰子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其家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或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悞而請之宣帝召福為郎

黃羊祀竈

後漢陰識光烈皇后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宣帝時陰子方者嘗臘日晨炊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日後暴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遂繁昌

自親金竈

周澤為滎池令儉約妻子自親金竈

東觀漢記

增竈疑敵

虞詡為武都太守羌欲邀詡詡密令吏人作兩竈日增倍之日行三百里詡曰虜兵多吾兵少虞見五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行速必憚進追我孫臧見弱吾今示彊

本傳

祭竈請比鄰

見鄰居門

雞入竈凶

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遙從口入良久乃於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喙如故玉尋病殞

風吹竈凶

季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為卷縣民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

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一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女婦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曰漢書

古今文集

雜著

祀竈解

陸龜蒙

竈壞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土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土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神居人之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

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暗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以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舉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及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听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可以為天帝乎

竈銘

後漢李尤

燧人造火竈能以興五行接備陰陽相乘

竈屋銘

晉摯虞

太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事文類聚

卷之十

二十一

禮記

雜錄

魏王朗

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夏作夏，非竈孰能；俾冬作冬，非井孰言。

古詩

祭竈詞

范至能

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猪頭爛熟，双魚鮮。豆沙甘鬆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竈君喜，婢子鬪爭君莫聞。猶大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來分。

廁

羣書要語：國，廁也。又，圍也。說文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便焉。

注：偃，謂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洩。庚桑篇呂靜曰：械，威，箭，藝，也。

械，虎子也。箭，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箭，行中受糞者也。萬石君傳注

俗命如廁為屋頭，并州人鑿土為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資暇錄

古今事實

如廁而卒

晉侯將食，麥脹如廁，陷而卒。

如廁心動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讓讓襄子曰：「義士也，釋之。」高

祖如廁心動見柏人

金日磾如廁心動擒莽何羅

卷置廁中

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千斤睢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既歸以告魏相魏齊齊大怒使舍人笞擊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冷無妄言者范睢得出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入秦說昭王拜以為相

廁鼠不潔

李斯為小吏見廁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入倉觀倉中鼠食粟不見人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子

如廁而避

高祖與項羽會于鴻門因如廁召樊噲等四人間道走軍

踞廁而見

漢武帝時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

如廁有野蔬

鄧都侍上賈姬如廁有野蔬入廁中上且都擊之都不往上欲自往都伏諫曰一姬死復一姬生上欲自輕柰太后宗廟何大后聞之賜都金焉

潘涵着筆硯

左思著三都賦潘涵皆着筆硯

謫守廁

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王者奏安不敬謫守廁三年神仙記

露頭入廁

張碩曰不宜露頭入廁夜行必以燭曹植社蘭戒香戒

如廁見朱衣

陶侃嘗如廁見一朱衣赤幘劔履曰以君長者故來報君後當為公侯至八州都督

廁婢列侍

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汗如廁者皆易新衣客皆羞脫而王敦脫故着新意無作

諸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敦曰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十餘人並放之

廁婢持香

晉劉寔少貧篋及後位太尉每崇檢素嘗謂石崇家如廁見有紋帳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更如他廁

戒廁上相尋

郭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請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啣刀設醜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來及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受

王敦之禍，亦死蘇峻之難。

食棗飲溲豆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是菓，食盡，婢擎金盤盛水，琉璃盛溲豆，因倒着水中而飲之，羣婢掩口。世說

廁置香爐

劉季和性好香，上廁置香爐。王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真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君惡我愛好也。襄陽記

如廁見方相

庾翼鎮州，如廁見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有光，翼擊之入地，因病而薨。

夢鹵簿入廁

宋沈慶之在文帝時，夢引鹵簿入廁中，意惡之。占者曰：君必大富貴，然不在旦夕間。鹵簿固是富貴，客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慶之果以孝武世登三事。

焚經投廁

後魏崔浩好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指灰廁中。及浩得罪，被置檻內，送城南衛士，搜其上，呼聲敖敖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人以為報應。

廁神月巡

待御史錢義方居常樂第，夜如廁，忽見蓬頭青衣數人來逼義方，曰：汝非郭登，曰然。余乃廁神，每月出巡。續幽怪錄

燭淚成堆

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雖寢室亦然燭
達旦每罷管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
田錄

如廁遇鬼

有承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乃大優穆力綾空屋
也將上馬穆優忽至曰侍郎他日內逼請光訪世指夢瑣言

古今文集

雜著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
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烟焉問累日乃從之館赤

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
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
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至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
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汝無道吾將
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如郊圓封之又為書博封
之訖如廁父集有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
下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而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
有堂之飾宏大廣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
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
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且去是廁遂行宿三
十里夜赤又如廁父從之且復入矣為友洗其汗裳環之以至

且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
 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木捍門門堅不可
 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繫者半矣又出洗
 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
 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
 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
 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
 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恠而所為若是乃反
 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
 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
 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湏
 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 倦游錄

登溷處

柳永詞云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或以為佳句東坡
 笑曰此稍工登溷處耳 志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 終

喜文類彙編

卷之十

二十六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833